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來鴻

文：蒲繼剛

行走在宮廷的西洋技藝人

不說不知，滿族從入關伊始直到道光朝早期，已有西洋技藝人在宮廷中服務。別以為洋人在華人的世界吃香是件必然的事，西洋人當時要獲得朝廷的青睞，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可以試想想，在氣氛莊嚴的紫禁城內，偶有身材高大、金髮碧眼、深目鷹鼻的西洋人在華人中穿梭往來，這個畫面何其新穎！

對西洋技藝人之徵召

積極而慎重地收納並選用富西方科學、天文、藝術等知識的西洋技藝人為宮廷服務，一直是清代宮廷採取的基本策略。這個政策從順治皇帝開始，其間歷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長達200餘年，前後相續，未曾中斷。其中以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最具有代表性。

康熙八歲開始當皇帝，他從執政初期已對西洋科技非常感興趣，深信學習西方知識能為己身和國家帶來進步和創造優勢。他在位期間，嚴格地區分單純的傳教士和身懷科學技藝的專長者，並主動徵召有才能的西洋人入京候用。康熙皇帝非常好學，他曾跟南懷仁等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地理，還學習拉丁文。在眾多科學範疇中，康熙皇帝尤其熱愛數學。當傳教士在講解方程時，因句子冗長；發音又不清楚；也阻礙學習進度。康熙皇帝幾番冥思苦想後，他自創數學術語的漢語翻譯，他創造的數學術語如「元」、「次」、「根（解）」等既科學又簡潔，因此一直沿用到今天。

宮廷沿用西洋技藝人絕對有助華人吸收新知識和事物，但是挑選過程也頗為漫長。當時宮廷要徵召西洋技藝人，須經過重重關卡：前期通報—廣東考察—禮儀培訓—護送進京—觀見試用—欽定去留等步驟。康熙皇帝對於西洋技藝人是持求才若渴的態度。

到乾隆帝的執政時間，他所持的態度是：「中外之防閑，不得不嚴。遠夷之誠悻，不可不通。」可見他對中西文化是否可以和平地交流有猶疑，然而他也明白，中國與

外國不論是交通、貿易上也要相通。所以，他在位期間，也致力化解宮廷中不同派別西洋技藝人之間的矛盾；採取措施使西洋技藝人能夠長期留在北京，終身為宮廷提供服務；對為宮廷服務的西洋技藝人的數量從整體上去調控。

可惜，後來隨着中外關係的變化，服務於宮廷的西洋技藝人最終消失。

西洋技藝人的構成

綜觀清代宮廷裡的西洋技藝人，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十分龐雜，主要包括：西洋天文學家、西洋畫家、西洋鐘錶工匠師、西洋醫生、數學家等。我們重點介紹西洋天文學家，因為他們對當時的社會民生有重大的貢獻。

天文曆算是西洋傳教士進身宮廷的重要階梯，他們帶來了新的天文學成果，足以滿足皇帝們對天文學的要求。可以說，在近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欽天監是西方傳教士大顯身手的地方，欽天監的監正、監副之職一直由西洋傳教士擔任。

湯若望便是第一任的欽天監監正。他於德國出生，早年在意大利羅馬求學，有系統地學習自然科學和神學。1618年與金尼閣、鄧玉函、羅雅谷等人一起前往中國。1630年（崇禎三年）進入徐光啟主持的曆局，參與修訂中國曆法的工作。1644年清軍攻入北京，明朝滅亡。湯若望仍堅守在北京，保護尚未鑄刻完畢的《崇禎曆書》木板。

湯若望開創了清代欽天監監正由西洋人擔任的先河。他在擔任欽天監監正期間，修曆、製器、著書、天文觀測，成就矚目。尤其是在原

來《崇禎曆書》的基礎上完成了新的曆書的編寫工作，這就是著名的《西洋新法曆書》。湯若望除了編修曆法以外，他還製作了各種的天文觀測儀器，北京故宮博物院如今仍然存有他製作的日晷。

工作模式和生​​活概況

西洋技藝人在宮廷工作的模式主要有兩類：一是他們根據皇帝旨意進行相應產品的製造物品；二是皇帝提供諮詢服務，作他們的皇帝顧問。西洋技藝人作為清代宮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扮演着和

其它中國工匠一樣，又有點不一樣的角色。西洋技藝人亦即是指作手工藝的技術人員，因此，他們在進行各種製作時程序是一樣的：首先由皇帝提出製作意向，由相關管理人員傳達給西洋技藝人，西洋技藝人根據皇帝的旨意設計或製作小樣，呈給皇帝閱覽。如果皇帝同意，就按照設計或小樣製作。如果皇帝有進一步的修改意見，再傳達給技藝人修改。

至於生活，不要以為他們有一定的優待，其實他們的生活算是艱辛的。西洋技藝人一般是住在城內的幾個教堂內，從教堂到宮中還有相當的距離。因此，他們往往需要很早就動身前往宮中。如果從城內到圓明園承應，路途遙遠也更為辛勞。王致誠曾記述早晨七點即到宮門等候，則其從住處動身更早。工作條件方面，根據王致誠的紀錄：「余在內廷供奉繪事，勞瘁異常。其畫室僅數間平房，不可避寒暑。冬唯設一小爐，凍則呵筆從事，夏則炎熱蒸凍，室內如爐。」



湯若望 網上圖片

……異於通常傳教之士，中國之人皆以為逾格之寵，而余則淡然默然。……終日遂供職內廷，實不帶囚禁其中。」可見西洋人的居所條件並不優。

膳食方面，「每日份例：盤肉三斤，每月菜雞七隻半。白麵十四兩，白糖、澄沙各五錢，甜醬一兩六錢，水稻米七合五勺，隨時鮮菜三斤。」每日果份例：「紅棗、桃仁、圓眼、荔枝、西葡萄各二兩，隨時鮮果八個。」於膳食安排方面，尚算不錯，至少有菜有肉有水果。

中西文化交流和衝突

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在宮廷服務的西洋技藝人面臨着文化的不同而產生的種種的不理解，而中國人也常用東方人的眼光和標準評判西洋技藝人的手藝，因此產生相當多的隔膜，甚至是激烈的文化衝突。比如繪畫，中國人往往將西畫與中國畫相比較，甚至讓畫家改變已經成型的繪畫方式。康熙時期的畫家馬國賢，到了宮中並沒有為他準備西畫的工具，只是讓他用中國的紙、絹和筆，按照中國畫的方法進行創作，他學習了幾個月才適應過來。而乾隆時期的法國畫家王致誠的例子更能說明問題，當宮廷命令王致誠改習中國畫時，他大加抱怨：「我是歐洲畫派成熟的畫家，不需要再到中國來學習如何作畫。」

總結

這些行走於宮廷中的西洋技藝人絕大部分都是以傳教士的身份來華，以自己的學有專長進入宮廷，他們不但在清宮相關領域中發揮了能工巧匠的巨大作用，而且對清代宮廷的知識建構、生活方式亦有所影響。他們的存在，使清代宮廷成為多元文化交融匯合的最為實惠的場所。西洋技藝人服務於清代宮廷實際上是一場持續一百五十餘年的藝術、科學和技術傳播和轉移過程，是清代宮廷內中西文化交流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九月的鄉村

一個朋友的母親去世三年後，朋友要為他母親立碑。朋友的老家在襄陽市下屬的棗陽市的鄉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了鄉村。

一條小河從遠處的山邊流過來，繞着小村莊流淌。村裡的土雞在小河邊的田野裡悠閒地覓食，白鵝在小河中遊蕩，紅紅的柿子像小燈籠一樣掛在河邊的樹上，勤快的農婦在小河邊洗衣，洗衣棒在衣服上砸得乒、兵直響。從喧囂的鬧市來到這裡，彷彿瞬間穿越了時空，一下子降臨到這裡，時間似乎在這個鄉村停滯，我一下子走進了往日的時光。

九月，這是九月，這是襄陽鄉村的九月。金黃的稻穗正低垂着沉甸甸的頭顱，早晨10點多鐘的陽光灑在稻穗上，讓稻穗閃爍着一層令人迷醉的金黃，再過幾天，辛勞的農人就要開鏟收割那沉甸甸的稻穗，而現在，它們一排排地站立在土地上顯得那樣驕傲而威武。

朋友請來了立碑的樂隊，用噴吶、土笙一路吹吹打打，還不斷放着火炮，驚擾了村莊的寧靜。成群的麻鴨、白鵝撲閃着翅膀，撲向小河……

他們走到山上，開始立碑去了。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留在了山下。這是城市裡尋找不到的景色，秋天似乎就停靠在這裡，在這裡駐足，嬉戲，要把這美好的時光仔細品味，並把金黃與豐碩的果實留在人間，向人們問好。襄陽的秋天是如此美麗而悠長，我好久沒有到田野上，與自然親近，我想好好去尋找秋天。

在小河邊的土地上，種着許多蔬菜。秋天的扁豆花開得正艷，白的，紫色的花兒爬滿了竹籬笆，肥厚的豆莢也長滿了籬笆。秋天的絲瓜、苦瓜依然在開着金色的花兒，但他們已經不像夏天那樣熱烈，拚命地生長，秋風已經讓它們放慢了腳步。

一片片的野草蓋滿了河邊的土地，間或有一叢叢小灌木，上面結滿了紅色的、紫色的漿果，我和朋友索性坐下來，然後躺在草地上，微微閉上眼睛，像一隻蜜蜂一樣嗅着秋天的味道。這鄉村的九月讓人沉醉，它不像春天的田野散發着清新的氣息，而鄉村的九月，到處是成熟的果實，到處是野菊花、蒿草花的芳香，像醇酒一樣濃烈，直灌入你鼻腔、心肺，讓你沉醉，讓你欣喜，讓你大喊大叫，或高歌一曲。

而鄉村九月的夜晚，更令人陶醉。我想起前幾年的秋天在一個鄉村度過的幾個夜晚。鄉村的夜晚似乎來得很早。有電，也有電視可看。但吃完晚飯後，也就沒多少事可幹了。我走出屋外，看見碩大的月亮從山岡上爬上來，慢慢照亮了夜空。螢火蟲在草地上一閃一閃的，它們飛起來的時候，似乎直接連上了天上的銀河，與星星一起在無垠的天空閃爍。秋收後的土地上飄灑着稻香和野草的香味。身處鄉村九月的夜晚，就像在銀河裡飄蕩、遨遊，離現代很遠，離遠古和未來很近……

但今天肯定不能在鄉村裡過夜了，我心中有些遺憾。中午在一個小鎮上的飯館吃的飯。那小鎮實在太小，就兩條街，十幾分鐘，就從這頭走到了那頭。但小鎮飯館的東西非常實在，味道也很不錯，上了十幾盤菜，盤子裡的雞、鴨、魚、肉堆得滿滿的，根本吃不完。

鄉村雖然美麗、質樸，但鄉村依然不富裕。現在，鄉村的人們吃得飽了，也沒有過去那樣辛苦，但他們上學、看病、蓋房子、娶媳婦，生老病死，則需要大把的錢，而這錢卻難以掙到手，家裡如果碰到一個人得大病等事情，那就是整個家庭的滅頂之災……



秋天，豐收的季節。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陸蘇

短載

小夜曲

近來耳朵突然高貴起來。通俗的市聲聒噪過後，無伴奏和聲從那重重的山間如月升起。兩耳似被一汪雪山裡湧出來的春水蕩漾，清新若雨後新生的嫩草地。只是因為，我從市喧深處搬到了草木深森的郊外，與莊稼田園比鄰而居了。我甚至可以在清早上班去的路上看到露珠。在那隨隨便便的屋角路邊，小口小口的露珠鼓圓着大腿幫，透明的臉頰上有陽光新畫的小小彩虹——這要很仔細很仔細地看，才看得清楚。曾經整夜開在枕邊般的汽車聲為蟲的清唱所替代，大交警變作了小夜曲。田園裡的小夜曲蒼白消瘦但脆嫩得可掐出綠線的水來。夜鶯的情歌在窗外的銀杏樹上，舒緩悠揚如一把輕輕打開的摺扇，優雅而浪漫。讓人不禁想起亮麗露肩晚裝，艷妝的眉眼，誇張的蓬鬆的裙擺，以及水晶的高跟鞋和灰姑娘的南瓜馬車。我相信鳥的王國裡必定也有人間一般的盛宴。我從花店買回的玫瑰在窗台上木立，假花般緘默作伴而無生氣。而我信手在田邊

採回的一大蓬野菊花卻如飄蕩的音符，極旺盛地歡唱着書架的空間，那份清新和自然似乎是把竹製的書架當作了它家門口的竹籬笆。我的夢裡不再有莫名驚懼的追逐，大片大片的花靜靜地開放着長夜，花香滿屋裡走動。我的睡眠是一本隨意攤開的書，每一段都文筆優美可以朗讀。看蔬菜在畦上自由自在地長，青青的草隨意地在空地上溜躑。秋天、寒露毫不閃避地以不同的笑容蒞臨，我滿懷詫異和感動，任全新的寂寞、釋然和莊稼一道蔥蘢我城外的日子。

清新的野菊花。 網上圖片



文：星池

再見

從心扉滲出一句再見
化成順風吹向你身邊
無言 花悄悄盛開蔓延
也許不再是同樣晴天
但願勿擔恐深宵雷電

一張一張展翅的信箋
盼地與海能綿綿相連
多少年 岩壁磨蝕難免
別害怕潮漲水退改變
遙望歸鳥將重遇再見

定向的河流（十五）

文：緩結

25

豐先生面對那打開的油畫箱，坐在隨畫具一起帶來的那個三角凳上，正在專心地畫着一幅秋色圖。日光中那金燦燦的不斷晃動着的黃葉是感人的。那種感人也許發自那種因為嚴冬將至、大限已近，而產生的恐慌。是因為對生命的眷戀，仍在努力，仍在掙扎而展現出的一份輝煌。

這時，有一隻從草地那面慢慢向他飛來的蝴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發現那蝴蝶長得很像是美洲那種每到秋季便會向南遷移越冬的王蝶。只見那蝴蝶在他身邊繞了一陣後，便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為甚麼牠會在這裡呢？是因為在遷移時落了隊或迷失了方向嗎？」他側過臉來向他打量了一會兒，覺得那蝴蝶像是要帶給他甚麼信息，而整件事又像是含藏着某種不可知的寓意。他停住了畫筆，一動不動地看着牠，直到牠翩然離去。

太陽升得很高了。草地周圍那片沉浸在日光中的樹林，及林子間那一片空地上的黃草給人的感覺是那那麼地祥和靜穆，那麼地富有詩意。獨自處身於這樣的景色中，確實是使人能忘卻一切煩憂。

也許是因為太過忘情，當豐先生正用一張廢紙在擦着畫筆，打算重新調色時，突然覺得有些暈眩，緊接着只覺得眼前一黑，便已摔倒在照樣支在地面的畫架前。老人失去了知覺，手裡卻仍緊握着那支剛剛用一塊舊報紙擦乾淨的畫筆。

26

向晚，天色還沒完全黑下來，有幾名幹完了一天的活，從山上下來的伐木工正巧路過這片山林中的谷地。當他們發現摔倒在土地上已昏迷不醒的豐先生時，真的是驚

慌不已。幾個人即刻便動手取下了身上背着的繩索卷，又特地從附近那些小樹叢裡挑選了較直的樹枝，匆匆砍下來後很快便做成了一副臨時擔架。

他們抬起老人，收拾起地上的畫具、畫架，在天黑前已及時地將一直昏迷不醒的老人送進了離當地不算太遠、位於另一個山坳中的一家療養院。

27

病房裡還是那麼安靜，沒有一點聲音。那些一直含在眼眶內的淚水，此時竟從豐先生的眼角慢慢滴落下來……

豐容從擺在床頭櫃上的紙巾盒裡一連抽出幾片紙巾，替老人輕輕地揩去了面上的淚痕。接着又找來一支能折彎的吸管，為父親掖好餐巾後，開始動手替父親餵食起房東帶來的果汁和羊奶來。

病人仍用一種同樣的眼神直視着她，像是還有不少事沒有敘述似地，嗓子裡卻一直都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

28

巴黎那位於第六區的大宅內，一早就傳出了少東家大聲呵斥女傭的聲音：

「鑰匙呢？我問你畫室的鑰匙究竟放在哪裡？」

雲朵站在一邊，雖心裡有些害怕，但卻仍然堅持着說：「先生交代過只有他和小姐回來時才能進他的畫室。」

「你以為你是甚麼！哼，你以為他還能再回來麼？你以為我真的就拿你沒辦法嗎？！鑰匙！你再不拿出來我就要叫人把畫室的門砸開來了！」

門鈴響了。豐容跑到窗戶邊朝大門外面望了一陣子，轉過話題向女傭叮囑道：「別開門。」

聽見有人在外面一個勁兒地捶門呢。」

只聽女主人坐在隔壁小客廳的電視機前指使道。

「還能是誰呢，肯定又是那自以為是豐家後人的一家大小吧。」身為長子的豐瑞答道。

「讓他們進來，看他們能怎麼樣。一大早地便關着門不開顯得不合適，難道我們還怕他們不成。」

29

豐家大宅的門外，一對四十歲出頭的夫婦帶着兩名年齡介於十二歲的女孩及一名八九歲的男孩，吵吵嚷嚷地在門外又是揪門鈴又是大力地連續拍門。

「哼，別以為我們不知道。老爺子看來是一命歸天了。」只聽那位媳婦打扮的婦人說。

「嘔，看你，別把事情弄僵了。不是說好了要裝成沒事似的嗎？進門後我們必須要裝成是甚麼都不知道，懂了嗎！」

門開了一道縫。豐容的全身出現在那隻只有幾公分寬的門縫裡。

「甚麼事？」他沉着臉問道。

「甚麼事？沒甚麼事啊。來看看我的叔叔，嬌嬌不行嗎？」

被問的人答道。臉上一副氣呼呼的樣子。三個孩子一見門開了一道縫就往屋裡擠，片刻間，已一個隨着一個，一溜煙似地跑進了客廳。

豐容讓在一邊，一見這般景象，只得讓這對仍被攔在門外的兩口子進了門。

「開門見山，說正經的吧。」豐樸源先生的兒子豐涵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後，一邊為自己點起了一支紙煙，一邊發有介事地開口說道。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